

奚囊蠹餘卷之十八

祭文

祭包孝肅公文



廬郡本宋龍圖學士孝肅包公故里城南有讀書臺土人呼為香花塾莫詳所自公圖像告身遺鳥在焉其始至謁像既訝其大異昔聞復厭遊觀者會飲歡呼褻狎非禮乃建亭堂前奉公於中令不可狎既又題其臺曰流芳為文以祭之曰嗚呼天下事以意想擬人必失其實以憤

激稱名鮮得其理公風裁勁節歷世世罔不企慕雖愚賤童稚皆知之至繪圖貌像則備極竒恠今覩遺像乃清雋古雅殊無異於人人議擬公行輒取廉刻深文發姦擿伏至考其實乃敦大體黜慘酷殊無戾乎中和然後知習俗所傳皆曲億深索激於時者也宋以忠厚立國其敝也流而爲弱縉紳雍容相諛悅公獨持骨鯁務尊主庇民不爲雷同附和以坐鎮流俗故天下取立懦庶頑之意獨以嚴厲歸之而畧其博大流傳既久匠氏務極嚴厲爲狀差溫雅卽慮弗肖宜乎竒恠之形嚴猛之政愈傳愈失愈遠愈信且堅也公嘗䟽戒天下觀察使務存體要無事深求焉有以此倡言朝著顧自食其言卽是可以槩公之行語云夷齊不念舊惡聖人不先介而亟稱其量懼未覩其全也則天下未及覩公之全亦久矣余忝刺公郡仰公汗顏敢因蠶測用以爲質英靈不昧尚默啓所蔽以陰惠公里也

重瘞古塚文

嘉靖丙午仲春廬郡東北郊盜發古塚二弃骸
穴外易材於市吏逐得既正典刑仍爲治棺收
瘞故所郡守其遣大使朱希持酒肴祭而慰之
曰吁嗟乎何人世系無傳生當何代壽夭德凶
男女富貴香不可知顧茲封砌完密材木堅美
應非常人豈形生猶豐盛之年終嗣絕在衰微
之後已致慎乎葬埋遂厄窮而莫守邪荒原蔓
草上下牛羊常祀久廢濡雨隕霜已足爲生人
之憐傷矣又以土人悖戾罹茲慘慝啓枯朽於
菑泉暴泥砂之白日彼誠見利以忘害幻軀所
委其何恤莫謂生前之不修實亦廢興之數值
也守念政不格於頑悍因之熱中然尤情難熬
於同胞重爲泚頽今來瘞汝庶幾有知歎此憫
惻永依原魄無因爲厲

祭長姊文

嗚呼悲夫茫茫天道果可測邪福善禍淫栽培
覆傾夫順以信天人祐助稽古斯言皆虛語耳

不狀孰謂秉德如姊不俾之壽又孰謂有子克
孝卒無應耶方吾姊在室余諸弟妹皆幼將順
寒燠怡吾親心書史伎藝成吾親教撫翼同氣
濟弱扶穉均吾親愛遺惠種種并而于歸流涕
牽衣情傾少長乃今二十餘年吾弟妹時時興
言猶酸心不已孰謂吾姊奄逝永隔幽明吾弟
妹摧裂肺肝攀號可但已邪往年先安人見背
余自南水曹削匄歸廬吾姊每慟哭欲絕既而
積氣沉鬱宿中乳毒乘哀毀卒發時召醫者有

難色余竊謂吾姊以孝思得之雖厲不爲害胡
爲乎天不監于孝女竟以殞其生邪吾姊有二
子皆穎敏純恪此侍疾時刻不離躬極勞瘁乞
醫投餌籲天變食甚至吮吸潰積剖肌體爲飲
以進經年如一日余見之未嘗不咨嗟嘆服謂
其必能全母胡爲乎天不監于孝子竟無益于
死邪嗚呼悲夫藥藤療風石英全患姊之二子
宜無愧于斯人天果不可測矣德基五福賢者
永嘏姊之仁孝夫何歉于斯言理果不足信矣

天不可測理不足信信乎吾姊宜天也余何忍
言余何忍言惟德在人不朽惟子顯親不死孝
慈溫惠無間尊卑威鳳伏龍佇見翔翥茲天道
在遠猶邇吾姊得自慰于重泉而亦弟輩藉以
少慰哀思者也

祭朱母文

梁分厚裔吳傳茂族令澤潛流芳華煒郁時凝
坤載迺滋巽育誕啓玉儀朗宣蘭馥教崇維四
藝精踰六是異凡媛是基永福好逑君子卓哉

元谷志並鵬騫道隨龍伏疇能由慰頓輕榮祿
天礪其儔矢心相舟植節明義振蠱承休紹揚
先烈貽厥孫謀孫謀允藏彰志闡幽秉心搗藻
石介川流式爾前徽壯于帝猷方隆遐祉奄
逝莫留來雛失豫報劉養弃靳茲生榮遺之隱
施嗚呼哀哉維天難測惟命不易聚散如然死
歸生寄夫復云何所要不愧宜家者睦明分者
智節凜者自教成者義有美克家亦終繼志永
慰重泉冥冥不昧

祭魏令孫禹麓文

伊會稽之名岳實神禹之舊疆帶三江而襟海
誕聖哲而興王緬自昔以逮今紛懋實而開芳
嗣孫令之挺出殆鐘靈而降祥蚤誦法乎典謨
振清響於琳琅趾白駒之優游指青雲而激昂
鳳穴英飛於桐嶧龍門角奮於桃浪劔光騰於
出匣錐穎脫於處囊臨汨作宰惠此魏方允恃
允怙爲紀爲綱歌聲聞於武城花陰滿於河陽
飄仁風於畿輔馳妙譽於巖廊列宿方耀曷掩

其光貿易罷鄙人之言大音絕學父之堂翱翔
未離乎叢棘蔽芾徒咏乎甘棠嗟哉哲人固不
盡傷余昔射策同舉於鄉飄蓬久歎於契闊彈
冠初慰于相慶僅十年而一遇不再見而遽亡
苟猶善猶難測人何恃於彼蒼若夫脩短命定
於不易又奚恠乎不俾之壽臧嗚呼禹麓身天
名揚樹偉績於明時托不朽於文章已多取諸
造化復何憾乎靡常越嶠雲迷漳河水決悠悠
旅襯孤寡相將縱遠觀于聚散情胡忍于頓忘

薄郵爾後慰爾冥茫未訣臨舟雨泣數行

祭十二弟子德文

嗚呼余聞弟之變且三月矣每一念至痛不能
言憐余者曰盍宣諸詞以舒其悲余旣無以自
解乃述哀衷而寄奠曰伊河洛開吾宗之源兮
入西浙而派分世種德而累仁兮紛內美而脩
能三台孕秀而鍾祥兮迺佑啓於後人嗣吾弟
之始降兮宙昌裕之嘉辰表文明於威鳳兮侈
聖端於仁麟傳一經於四聖兮諳詩禮於趨庭

載五車於三冬兮煥絳華於高文遂脫穎於鄉
闈兮尋射策於 楓宸旣簡注於 巖廊兮亦

流譽於縉紳托鎖鑰於東闕兮念地阻而遺

寧踈迹於南天兮甘祿養以娛心除戎喫

藏兮掌三銚以持衡品藻允諧於庶職兮

克振乎五兵旣黽勉於官箴兮左兢惕於檢身

羽翮奮於漸鴻兮溫恭協乎謙亨胡禍善而天

賢兮奄膏銷而蘭焚鄙余浮沉於冗賤兮再握

符於陽平第方奏最而還轅兮暫把臂於衛濱

折津柳以牽思兮傷朝鴈之離群風雲期盛世
之績兮湖山訂晚歲之盟胡在耳之未忘兮竟
永訣於云云嗚呼哀哉絜白髮之在堂兮遺弱
息之零丁悼孝友於九族兮懷仁厚於鄉評悠
悠旅襯歸何日兮山城鬱鬱故壠藏何處兮幽
扃恨撫棺之靡及兮時浪浪以沾襟媿脫驟以
爲賻兮聊束芻以寄忱諒有知能諒余兮庶來
格於冥冥

祭顧方伯六泉文

維天之道虧益無私維聖之訓禍福有基常理
如然今也何稽謙謙君子展矣醇儒開芳振玉
實懋聲蜚脫迹鴻遠筮仕雲司遵彼三尺詳於
五辭出守清漳千里保釐仁澤覃被清譽遠馳
乃持邦憲文教敬敷起衰崇雅雨化風熙翱翔
藩臬秦楚雲霓四國是式一節靡渝載陟東省
漸騁天衢胡弗少延隆棟遽摧豈厭溷濁潔身
全歸抑有定命脩短莫移殃善覆哉厚積薄施
天誠難測理亦難知 國嗟矜式鄉悼表儀矧

我姻契誼重心悽陳詞侑觴敬祖靈輒冥冥不
昧洋洋格思

祭孫柳西文

猗與封君周文之裔散處吳中雲間流寓 明
興驅逐編戎入蜀歷世累仁含光守璞或宗夢
得蘊藉詩書或承思邈醫隱閭閻迨公崛起克
濟世美庶人在官冠服是被流賊紛擾所過靡
遺義激諸鄉宣揚武威萬家如堵五里無虐粵
歲戊子綿漢太侵奔舜載道此頓酸心闢地給

力惠沾枯骨冥漠有知何以報德篤生令子蚤
奮天衢詳刑西省剖竹邦畿 巖廊重望 朝

野清譽惟 帝念功推本自公 龍章再錫進

秩荐隆鼎養方盛生榮未既胡然厭勞奄忽仙
逝嗚呼哀哉魄寢柳西計聞恒嶽君侯奔號士
民悽愕嗚呼哀哉掩骨曰仁禦難曰義陰隲既
厚明功亦試輝煌紫誥亦既食報榮壽及稀繼
述克孝桐岡鬱鬱佳城屹屹梧月松風相將窳
窳生順歿寧胡弗安懌其托交令子誼忝同遊

仰德有日執紼無由誠無不格我心悠悠

祭劉安人文

毓德世族夙稟淑姿作賓賢雋式慎壺儀蘋馨
禮肅琴瑟家宜佑翼鴻舉奮迹天達翱翔郎署
澤國保釐載陟臨邛邦憲是司敷歷中外靡往
不隨處貴思約不驕不移事無攸遂勞罔內虞
人知克相 帝鑒孔徽翟冠象服玉燦金輝躋
榮方茂食報未幾胡天不融乘化適歸蜀山岩
岩易水瀾瀾夫君嗣子日慘心悲某等分同寅

雅情其凄其遙將薄奠陳此俚詞

祭張封君文

紹世德於故家聿潛脩而誕發浮菁華以藻飾
湛禮義爲軌軌贊郡政兮爲郎眇暫足試兮錐末
蚤厭籠樊超然篔脫盼桑梓兮徜徉孕桂蘭兮
芬馥多畜啓兮詩書義方授兮英傑尋挺出乎
白眉侈大來之朱紱譽振兮雲司名聞兮 鳳
闕恩錫褒封兮輝煌綸綍養遂鼎姻兮委蛇闕
閱舞筵翻兮編衣省闈駐兮憲節正悅豫兮未

央胡嗟生兮大耋其等托交令子計傳悲咄遙
致薦兮芬芳望冥靈兮淪忽

祭蔣僉憲環山文

嗚呼士君子寄形宇宙凡砥節礪行確不可拔
者心能自盡其顯晦得喪紛不可定者勢固難
必是故隱約能安盛滿不溢惟順應之不遷迺
御動而常逸嗟嗟環山胡然不憚蚤脫穎於衡
不飄仁風於劇邑繼鳴珂於郎署凜紀法之脩
飾爰秉憲於滇南再分符於川北侈彼豸繡舒

我胸臆方將屈指功名等之何有詎意轉盼妍
媿如斯莫測夙以虛羸因之憤抑貽戚孔多返
真何亟果自信之過高豈未達乎通塞嗟嗟環
山胡然罹厄諒有生之脩短本定命而不易信
有來其必往總生勞而死息悟萬有之皆空奚
隨感爲欣戚惟有子爲不死惟令名爲不忒永
以慰於沒寧亦將解於生惻

祭周母文

夫女德不外見不於其夫則於其子是以表坤

順者與其承乾式母儀者本諸賢士惟茲純懿
夙成於名家作配克媿乎前美蘋蘩知婦事之
宜純綺戒冶容之侈夫君得助而內顧亡憂嗣
賢有托而忠勤是矢已迺倦遊節鉞奉鼎俎於
北堂競秀芝蘭娛桑榆於錦里方永日以祈年
胡珠沉而玉毀余輩服官巴蜀久企家風傷素
娥之歸月慨發曜之墮空遙將牲醴用寄哀恫

祭李封君文

太行璞韞沁川珠燿誕發清標世德克紹總角

攻文弱冠味道彊記博聞精研深造飛藻奪目
說詩解頤鬻官萃拔月旦里推自勝者學不偶
惟時晚膺宿薦寔匪心期幡然龍伏後人是啓
明允名家長公濟美甲第英聲掖垣芳軌朝
無闕事告有嘉猷蠶叢遠使澤滿西陲孰匪隱
施如源見流祺壽未央 褒封甫及宜臻遐紀
鼎養一秩士永師資民留表率胡命不延返真
孔亟某托交令子企仰淵源計傳心測執紼無
緣束芻萬里歆此不虔

祭郭聚菴侍御文

嗚呼何木非材喬樹凜其凌寒何士非名特立
嘉其峻節伊惟雲中之彥允出儒林之傑穎異
聞於垂髫天固縱之睿哲蚤鵬奮於鴻達試牛
刀於鷄割肆花縣之聲蜚歛蘭臺之萃拔始霜
清乎畿甸繼春衍於蠶叢鸞車照水隼翮搏風
表正旌良而仁賢有恃繩回殫惡而狐鼠潛踪
遠甘却肥煇水齧蘼採辦不避夫煙嵐寢食恒
忘於勞劇松柏比其志堅天日照其心赤宜荐
登於華要庶骨鯁於 楓宸何風淒而雨泣奄
鶴化而雲乘某投分既晚傾蓋方新蘭心易洽
石介難倫乍黯然於訣別遽永隔於幽明敬楫
辭於里第紛涕泗之沾襟

祭方室王孺人文

毓德世家淑姿誕啓耀彼瓊璫鬱若蘭芷施衿
結褵作配君子締綌既閒蘋蘩是擬戒於攸遂
遵茲婉孌君子儒紳翱翔上林出倅南粵翊懋
官箴芬芳五桂燁燁森森爲婦爲母克儉克勤

蕭蕭家庭雝雝瑟琴既裕且榮承謙履約厚集
休祥長垂矩矱食報未幾遄還冥漠石瀨悠悠
雲山磅礴崔嵬佳城仙靈永託輶輻卽路酌此
清酌眷我姻誼洋洋來格

祭郭封君文

含章緼璞樂道凝真韓陵雲履洹水葛巾豐藝
多材沖曠軼倫人倚爲王德飲如醇姻族雝雝
出閨恂恂皜皜霽景煦煦陽春介石秉義博愛
敦仁儲靈毓秀佑啓後人篤生太宰爲國純

臣鳳池染翰

天部秉鈞任隆列辟

寵溢

楓宸器使允諧贊翊維新望流知源隱施在民
鼎養未艾奄謝紛塵嗚呼哀哉孰生匪榮表德
恩綸孰歸匪全耄耄是臻喬樹在庭叢蘭牲牲
樂哉窳窳長夜棲真衛秦緬邈執紼無因械詞
寄奠洒淚西津

祭朴齋李公文

天植樸茂不斲淳龐允有剛毅亦克慈祥恤難
給貧勸善抑強教刑於族善蓋於鄉篤生賢嗣

教以義方策名 天府邦家之光計曹振輿文
部晉陟品藻清濁衡懸水澈蓋其始教於家也
累仁集義猷畝而期廊廟之業繼成於國也開
芳布德簪紱而敦泉石之節方渭水不乏弘濟
之謀猷任商山奚啻逸民之高潔雖年齡定命
之有數而功業已託於無疆俟勲庸之煇燁皆
隱德之滂洋宜暝日於泉壤慰純孝之盡傷仰
賢問於百里致哀悼於一觴

祭封君勒公文

山鍾道脉川發靈隅茂開人傑間氣夙儲在魯
曰濟謂蜀爲眉明允搢起獨負恢奇規爲弘遠
運智知幾誕啓二難玉潤金輝長公穎脫命世
鴻儒仲亦冲舉步武亨衢翱翔南北岳牧聲蜚
有隕自天金章紫泥里閭赫奕簪組委蛇懋
臻孝養永介壽祺豈其仙蛻終與世辭嗚呼哀
哉才匪不施視彼田廬矧茲嗣賢勲業未涯德
匪不酬安享耄期亦旣 寵褒祿食久綏高朗
令終造化爲歸笑謝塵壻寧復嗟咨某早從伯

子附驥以馳微垣表率藝苑師資蘭心孔洽芳
軌莫追分均猶子遠計酸悲酌酒東嚮侑此蕪
詞

奚囊蠹餘卷之十八

奚囊蠹餘卷之十九

書

寄沈廷尉

廬郡僻在淮西六安充備西南當荆舒汝潁間
士故鮮儒術 國朝開設州治建學立師百七
十年于茲文教誕敷衣冠儒雅彬彬接踵民間
靡然嚮風矣頃侍御馮先生奉璽書來董學政
適值荐饑刺史將發粟賑窮因取公田歲租周
諸生之不給議既允行且圖爲可繼之業謂田

係之公非民所得私亦非官司可得專也政之
公者莫學校若其以田係之學永以爲諸生之
需乃檄郡悉查得先守林華所置書院田二十
有一石在州城之北州守鮑德所沒入民互爭
田十有五石與前田稍北而近凡入租石百二
十有二預發所積易材鳩工建倉于學宮之東
以俟收積計所宜優卹諸生定其數有差掌之
學正歲終籍其出入盈縮聞于郡議成僉謂宜
請文勒石以紀其事仍核田之四至爲圖附于

碑陰俾後有所考以爲有司勸學養士樹之風
云顧文以信遠文傳則事亦不泯立言之責在
門下不可辭也敬走役臺下伏冀俯念斯文特
濡彩筆庶嘉惠後學之意表彰不窮而六士誦
法明訓歷世世亦無窮也

寄謝巡臺

頃得邸報伏蒙謬取不才上塵薦剡法本激揚
詞多誘掖感激何量竊念少困蠹魚旣乏鄉曲
之譽長淹泮水尤鮮麗澤之益僅飾章句見收

甲科一試水曹三司法比十年卽署祇自蹉跎
千里封疆何堪簿領顧茲鷄鶩雖眇志鴻鵠于
雲霄駑鈍未疲企驕驕之風電若失足于泥滓
而恣口于稻粱非唯不敢亦所不屑也頃者荒
穢初治節鉞遙臨隼翮橫秋唯驅燕雀鷺車照
水不及淵魚表率群僚整齊庶政某分當奔走
之末仰承師帥之餘驚惕四知持循三尺頻年
苦旱雨不隨車萬姓其咨春慙有脚徒恃孔叔
守已之義遂冒仲儀便人之稱况乃事上禮踈

防身氣直在鳥非善鳴之鴈處卉豈附樹之蘿
自分沉淪何堪汲引豈期海嶽不棄滄埃遂俾
槩鉛誤蒙鑄造取以充數已爲過情列之首行
尤難服衆士元拔十得五故逮凡流梁公備藥
籠中兼收常品此大君子包荒之雅量門下吏
意外之竒逢也更惟今備末屬逢迎之敬獨簡
昔廝同朝殷勤之歡未協先容無地後效難期
遽累至明特垂心賞比中丞之得唐介時赧面
以自慙若陸亮之負巨源敢剖心而爲誓深諒

敬侯忠度固不以知感爲重輕竊懷鞠詠心知
詎敢昧玉成之德誼肆陳愚悃俚澁不足展宣
干冒威嚴慈仁尚祈鑒察

寄劉沂東侍御

某吳越瑣材衣冠下品也無技能取譽鄉曲仕
爲冗賤浮湛莫可表見逮守荒僻幾欲少盡生
平竊高潁川渤海之行砥節首公拯災卹患不
憚勞瘁凡以仰承 國家爲民任官之意然而
識鮮通明行多峭直豈能裨於元元徒取憎於

尊貴幸辱門下越均攀之議任偏私之見謬垂
心賞直取鉛刀魚目欲令增價連城豈故好僞
無深識哉必將有誤塵冰鑑以爲斷犀照乘不
是過然某豈其倫哉傳聞薦牘所署若將等龔
黃而上之每一念至未嘗不心忤頰赧跼踖難
安嘗聞管子鮑叔知我之言豫讓身殉國士之
遇謂人生相知古今人何不相及自今視昔宜
無不相及顧報稱不知何似耳久處憂痛無由
一申鄙悃頃聞少枉相途暫試畿輔西浙密邇

清化切欲匍匐行臺緣初春終制入夏多疾情
耽丘壑心憚舟車不克適往偶便預啓通誠臨
楮馳神惟慎綏台福

寄韓司馬苑洛

頃白水溫令以公所撰新城碑文送閱懸之中
堂莊誦數過其間論虜勢強弱適當鄙心夫元
以瓦居火食游惰燕安之懦當太祖練習百
戰奮迅精銳之雄若猛虎驅群羊不待覩影聞
聲先已奔命恐後迨成祖三犁虜庭亦席餘

意斯文 聖君久道化成 聖世多壽誠然若
曰某有小惠境中亦能滋益遐祉未敢承也

寄翁冶山郡伯

暫還無幾值春雨連綿南望樸堂渺渺吳峯雲
樹只尺千里會不得數非我心也津亭別來懷
思轉劇居人念客將無同之憶昔冶山嘗借伯
生訪我悟空禪林談及一時朋好謂朝鳴魁岸
英爽可屬大事子春清雋和厚必躋顯崇良用
強毅質直節義之士余拙鈍非所及倘寄以民

社當不失爲循吏伯生雖自負惜骨相非爵祿
器也言猶在耳三十年間伯生已化爲異物邵
許咸致位藩臬駸駸盛矣虛岩上書忤 旨罷
諫垣歸冶山底績廣平乞休故里彼各在離隔
而兩人者得其蕭散湖山適情游藝娛悅桑榆
之景累仁集義敦篤故舊矜式澆噐之風則固
士林鄉曲欣欣羨慕謂不可及也何乃因小有
言遽成絕跡僕竊以爲過矣君子以同道爲朋
固不輕易定交亦不忍情中棄小人則勢利是

威震讐言彼積衰固難遽起也今種類日蕃自
英廟北狩以來百有餘年本以禽獸鷙鷲之性
習食畜衣皮之俗彼益騁驕此方厭武兢兢自
保不給寧復望 二祖勲烈哉宜不當輒與較
武即郡邑村鎮城守之計何可緩乎白水城中
公衙之外民居不數十戶關外乃反十倍方虜
犯宜君僅隔一山心竊危之故倡率吏民躬爲
畫地分工閭閻歡欣子來僅月餘竣事緣彼所
畏殺掠在虜所恃捍蔽在城順人情以利導故

覺易然何敢引以爲功猥蒙稱諛不置祇增慙
悚又嘗步入山後於小秦嶺上度得峻削處路
所必經而四面陡絕因鑿斷其脊爲深溝架木
爲橋橋南壘石爲券門門左列營房數椽置弩
兵五十人遇警但抽橋張弩可保無虞惟黃龍
堡濶遠坦夷無險可據賴北有九溝稍剷挖䟽
濬胡騎即難奔騰念非道屬已關行矣前書謂
臨晉身陽昔險今夷要昔承平歲久人樂行旅
之便無復深遠之慮爾道體康寧由 上天有

圖故易親易踈今數子皆高朗之士其始磨礪
於布衣帶帶之時非文藝相觀則行誼相勸已
而仕國彈冠結綬赴功名之會尊主庇民致蹇
蹇之忠並翱翔道義之林無所謂勢利奸其中
也今二君之忤也豈有壟斷可登勲名可獵相
競不能下哉不過論議偶殊各持一見務以求
勝靜言思之祇當發一大噓烏用喧喧較論效
賈豎女子爭言束髮投分今皆白頭片語參差
遂爲吳越人將以此窺二君素養矣矧時俗下

趨友道大壞齊民後覺方引領側目視賢者爲
矩矱忍自處靡薄致風俗之益偷乎遠則許邵
聞言必驚詫不遑寧近則伯生有知猶睜目於
地下僕誠忍不盡言誰復爲二君言者人去既
以此意解於虛岩而尤諄諄爲冶山告願修舊
好息間言安朋儕之心毋爲後生所指

上內閣時事

某竊祿關中無分毫裨益兢兢奉法循理供役
不敏錢穀是司所關心過慮者亦僅僅計量盈

縮攝事兩月見其中有關係安危分不能轉移
者輒敢直述一二奉備採擇倘蒙垂察而留意
焉實西土之幸也謹按秦中八郡惟西安鳳翔
漢中猶爲善地今錢糧出辦亦全賴之延安慶
陽平涼臨洮鞏昌皆密邇虜患民窮土瘠額征
錢糧拖欠累歲雖嚴刑峻法終無完期以是貯
積空虛軍需每缺一難也近年自增絨服之供
歲率費銀六七萬兩正項織造銀不過萬兩餘
皆補湊欲加派則民不堪那移借辦每每不繼

二難也邊境素無畜積虜已熟諳往年犯涇邠
犯鄜延入中國數百里不厭其欲獨垂延涇陽
三原使虜得逞即大防撤矣防守固不可一日
懈今額該給軍之資京運歲該七萬餘兩秋防
正急戶部尚未發解萬一軍中脫巾內變可慮
三難也境內各王府祿糧秦肅慶雖漸加於昔
數猶不多唯韓府宗室日繁歲供至十三萬兩
積欠至五六十萬兩每歲以諸項湊補大略十
僅得五疇饑號寒含怒畜怨上年已擁衆辱

院毆郡守矣此後不處將不止是四難也四難
之中韓府之事尤亟往年題有 欽依闔省贓
罰皆聽截補祿糧今部劄紛紛猶謂各衙門贓
罰不許存積上納事例不許停留悉以解部是
絨服軍儲祿糧所謂湊補者何賴恐各鎮官軍
之變韓府宗室之變不在數年之外也今撫按
以皆有續奉 欽依不敢抗疏隱忍釀禍異時
誰當任其咎者至於各邊兵威不振蓋自昔已
然今幸虜入無所掠欲有所掠必在深入深入

則往返途長人畜水草不利失不償得頻年虜患不大以此若使連營大舉各鎮之兵必不敢櫻其鋒始至惟擁兵傍伺出掠輒引避自保迨去又徐施其後求免損軍折將不蒙吏議是幸然虜猶計慮萬全知有兵也稍知忌憚但不宜分各鎮之力使疲勞道路有入衛京師之名失捍禦諸邊之實也今各邊旣分兵入衛必抽腹裏之兵以補缺額腹裏旣虛又招兵以益防守於是遣發有盤纏之費動調有行糧之費招募

有供裝之費一軍數以千計即費以萬計是調兵募兵之議起而邊境腹裏皆困矣今幸時事漸康莫若遵復祖宗舊制盡撤調遣之兵稍倣二十年前事規責成巡撫兵備官各將所在衛所嚴行較閱力不堪者易以壯丁數不足者聽其召募務足原額技不精者立法教習務令精強始於京師達於各省民間團結社兵如浙省近日之法責令有司覺察聯屬其心有警則軍民併力驅勦勢果不敵就近調發庶幾人懷內

顧家自相保較諸自遠調征若秦越人之不相顧也固不同矣今請罷入衛之議職已上於撫按倘幸得請即每歲可省數萬費恐終隱忍未敢明言且邊兵始抽於營聽擇良馬輒以疲力易之名曰捨兌臨去屬其妻子於人即爲其妻爲之子名曰提養捨兌行邊無馬矣提養行真無家矣公法人情兩不能堪妄議謂宜留止入衛之人令其攜家常戍遂室家之願於彼收糧扣此原衛之供可以別募一役無復更番之擾馬亦就被查給可無捨兌之弊兩地皆得克實營伍人馬獲免道路疲勞似亦一策也

寄張臨溪都臺

得接尊公仰辱愛念即同氣至情不足過是鄙陋何當口居半載自分寒薄之命無通顯之望雖知厚當途寢寢嚮往有地輒罹意外之讒時行復尼終將奚所希冀而猶策旣蹶之足飾已倦之羽邪擬入山之深無意人間事矣繼思束髮仕國三十年君臣大義忍不分明而去宰執

臺省共施再造之恩士爲知己死何敢忘國士
之報遂翻然出門冒暑入秦不敢自惜顧憤心
鬱氣一病瀕危急切歸思遂不可遏夫士之仕
也猶浮舟也進則進否則退不幸而遇淺阻徒
費篙師之力不若勇退免風波之險也再疏具
如別幅伏望轉達銓部得賜優允幸之幸也生
死肉骨之恩也如必不然將投牒適往甘擅離
之罪必不攢眉俛首重足坎壈之途屏息嘆伺
之側忍辱以延眇小之榮利也前書語及是非

毀譽念公方總持紀法紛紛論議皆將取決於
隻字片言竊疑尚有未被之感不敢不罄胸臆
以求事理之當夫是非者明覺之自然固有之
智也見善而好見不善而惡出於天理合乎民
彝太公順應之常也毀譽者將迎之偏見有我
之私也黨同阿好逆詐臆不信物蔽其明欲損
其智徇情滅性之變也吾心之明既有一定之
是非自無偏駁之毀譽語云無毀無譽若毀譽
亦是非之心則是煦煦亦仁孺孺亦義據流行

之似不遡原泉之濁也意發於心意乖心累本
於是非之心出於愛惡之意萌動僅毫釐之差
發見實千里之謬也人言君子指小人爲邪小
人亦指君子爲邪邪正昭然在人耳目而彼獨
不信則私意蔽之二說不可易矣竊謂君子亦
指同類爲邪夫曾參雖不殺人固人情所
有校人烹魚子產嘆其得所校人誠欺而畜魚
於池非理所無也然則人以情理所有之非加
君子欺以其方必且見信豈必小人毀君子哉

其二云賢必先覺是沉幾先物堯舜尚失之四凶
三代以上固已難其人矣孰謂當今之世有能
洞悉情僞而不惑者乎至謂人毋蹈可疑之跡
必小有出入人乃增議無瑩然美玉而人指其
瑕此言青蠅不點白璧尤不敢遽信昔直不盜
金儀不盜璧二子之心非不洒然自諒其潔而
卒買金償失甘受窘辱如此其汙也當是時有
不薄其人而耻其行者鮮矣此豈微有盜跡而
人甚其罪乎疑跡必不可蹈則是瓜李之蹊必

不可徑冠脫履解不得整且結也夫錢穀刑名
藩臬所有事猶行人必經瓜果之叢而繁枝觸
之蔓礎牽之不容不整結其間自以不動柔順
之欲則無媿矣豈能却所有事而瘳曠養清高
之望乎是以必徑必竇科頭跣足責諸衣冠之
儒也可乎不可乎又謂誰復似某之枉是信張
而疑直局於所知而未擴昭曠之度非所望於
高明辨論議之得失別人品之高下察好惡之
公私定進退之權衡維持世道替翊 盛明

朝野冀望不淺不特知已區區之私也欲因請
益輒復縷縷伏惟鑒諒

上督撫公

近得通報獲觀激揚大疏舉措一出至公好惡
允孚輿論片言隻字輕重不爽毫釐表正旌良
光寵有踰華衮其材同樗櫟質類駑駘力既倦
於長途何堪鞭策任不勝乎隆棟誤辱斧斤信
大造之鈞陶不遺纖細豈冗員之蹇鈍亦有微
長不媿四知徒恃素心未變無聞五十自憐白

髮相侵每以棄置自甘何意引援猶及是使處
身突奧得覩白日之輝濡跡泥塗驀遇清波之
濯爽心快日莫知所裁自今伊始將慷慨激昂
奮勵功名之途回顧碌碌非所能也欲循常守
故羈縻升斗之祿愧心冲冲不忍爲也進既無
可仰攀退且猝乏善計斗筲其量覆餗是虞鹿
豕何求林莽爲快薄田數畝敝廬一區眷眷故
山時勞夢寐悠悠 天闕徒負 恩私此實知
止知足之積忱不敢矯情飾僞於明鑒也孔懷

厚誼莫副心期永矢 圖報何地

其二

恭聞海宇廓清竒勲峻茂光膺綸命晉陟保衡
又上應乎文昌 春宮啓沃復瑞騰於天柱
紫極輝煌申重巽於楓宸允荐升於槐位秩齊
元佐表三台心德之同寵冠文班投千載風雲
之會慶均朝野喜溢東南職等素辱鴻私猥叨
屬末共濡波潤幸托二天時憶節麾神馳千里
未遂樞趨之願倍增歡躍之私謹專役代申薄

將悃款極知鄙陋溷瀆崇嚴無任悚慄

寄孫蜚川司寇

曩者奉啓不度猥辱華札嘉幣惓惓愛念不減夙昔此非近世人情也一登樞要不問故人蓋仕路常態矧蹇拙踈略自宜見擯有道門墻而猶憐察如此銘心刺骨何敢忘之某自甲辰歷兩郡六省奔走二十年崎嶇險阻不知幾千萬里惟兢兢畏四知守三尺非有蹕絕之行瑰瑋之才能自表見又中遭擠陷益畏縮不敢吐氣

伸眉獨懷枉鬱不平之忿時或顏赧發熱流汗接踵家嗣既夭幼子孤孫方垂髫未解人事素不事生產作業僅守先世敝廬無一椽半畝之益衰鬢秦關孑然形影時因秋風謂不動季鷹之思矯元亮之首豈人心哉欲借量移之便徐圖出處方今二三同榜皆當路鼎峙片言出口聲價百倍所謂有力者當其前矣在門下豈惜舉手投足之勞也惟台諒之

寄毛介川中丞

伏自附驥迨今結兄弟之誼垂三十年屈指仕
路十不存一吾浙稱最盛茲僅僅臨溪方崖蚤
川與門下耳鄙人盤桓冗賤亦復覩顏其間追
惟夙昔感存亡之異世惜聚散之靡常相見能
無悽心頃訝鄙人非復舊時之態即衰索可知
上不能立德與言遵孔孟之旨次乏殊偉之績
藻麗之文聊自表見荏苒至暮何以爲顏猶蒙
不卽弃斥寵以盛筵規之道論蓋誦習十年不
如開導於一夕也豈無畏雖遺於五十而知非

尚冀於朝聞別來靜思旣喜且懼鄙人入當紛
拏都下又將走晉陽上事瞻企光輝日遠不審
嗣是尚得聞性命之奧示操持之訣否爾行次
彭城使還預布悃款舟子復命尚圖申候

寄高南宇司成

昨冬服役晉陽聞報榮轉門下守正不疑屹然
山峙於狂瀾波蕩中視浮湛流止略無介於真
靜之體此豈近世隨俗就功名者可同日而語
往年奔走都門數蒙見過又辱探以岐路示以

周行似若與意氣而維植之惜蹇拙而矜憐之
仰承道誼肉骨之愛惟有感刻年來朝政維新
人情士習頓改縉紳間稍稍循三尺謹四維矣
更得慎修恬雅如門下一二者宿同秉國鈞亟
引賢良布列庶位卽泰運可躋足待也某委瑣
蓄縮自甘退保桑榆但庶幾一日爲熙皞之氓
是願是快爾走役代候不盡悽悽

寄許茗山右使

頃還家不踰旬百務叢集如蝟所期放舟湖上

與野老劇談終日竟不可得惟候督府赴公宴
因得一偕笑語回思省中歡暢何可復得冗中
旣辱留款別日復勞遠送攜來珍品遍逮同舟
惠至渥矣感倍感倍行次丹陽不自意有晉陽
之報如得在兩月前可無勞役顧不在五月後
何從便得推正也天道人事如循環然極則變
變則通頻年鬻官售級盡出權門賢人端士動
輒得罪卽幸不譴逐亦棄置不錄誰能不受羈
勒得騁康莊血汗鹽車困踣槽櫪凡幾何人矣

宇宙不平之氣冲霄貫日彼安得不及於禍乎
今時事一新鈍拙如某亦欣欣彈冠門下宜益
快意滇南知不必行但安意需後命耳

寄王鑑川憲使

歲月同心倉卒分袂彼以乍聞訕詈憤懣難堪
雖賢達傍觀猶冲冲爲之不平况以身當之坐
是草草爲別長途奔走歷崎嶇涉風浪則知軀
命重外物輕既入武林故廬無恙老稚歡迎則
知倫理可樂當官多感已又泛湖登山時熙地

勝玩物適情較諸東池西局冠裳束縛前瞻後
際惟恐失官常招物議雖忘形二三知已猶謹
相戒期無荒也則豈若此中葛巾芒履尋幽吊
白脫然無憂懼乎彼擠排傾陷焉知非造物假
于以貽優厚前此怨尤盡已霧釋冰消惟懷人
感德馳神數千里之外不敢忘耳勉晉之報寔
出意外顧跡危心怯進退維谷但亟自引退庶
可遂初心免後議已專疏北去倘幸得遂即野
鹿適豐草之性倦鳥安故林之棲衡門之下樂

事偏矣青雲故人會無期矣猶冀惠問山中也
寄陸五臺

昔人謂人生相知貴相知心略形骸忘爾我遇
坎窞不疑聞流言不信故管仲身冒貪忍不忠
之跡而鮑叔能諒其心以爲各有所爲百世之
下語交誼不是過矣是所謂知心者邪某鄙陋
迂踈省躬誠無一善獨兢惕四知持循三尺庶
幾無悖官箴迺蕪菲之言正攻其生平所自恃
嗟嗟人情殺入市虎理本可欺則惑矣誰復諒

不肖之心如吾門下者哉都門經月每辱相過
輒論心道故夜央忘疲甚者執禮過謙餽遺逾
厚察門下之意真若諒其心畧其跡不減昔人
知我顧鄙人無可見知每一念至未嘗不赧顏
汗背感激銘鏤時刻難忘也別來奔走未遑寧
不自意復有秦藩之役吹噓汲引知出門下居
多行將冒霜雪歷崎嶇捧檄惴惴恐後南望故
鄉能無兒女之念耶區區之意殊不能悉

其二

夏初得手教體念周悉既不淮令謝事又溫詞
誘獎移文撫按以飾媿赧之顏且銷邪比之私
皆非意念所敢及也屏居五月庶幾量移已不
可得度 明命漸久又不敢偃蹇恣意不得已
冒暑奔馳烈日紅塵之中經月甫至以厭苦煩
懣之餘當登涉勞頓之極憤心病體兩不能堪
嗟嗟五臺知耻自愛某亦嘗奉夙昔之教矣今
將若之何哉左使之轉知出委曲造就敢不祗
承但自以心怯行餒欲伸眉吐氣湔積宿之弊

振頽靡之風如前日徑直安可爲也苟且偷惰
竊祿自全生平賤惡不忍爲也晝夜思惟展轉
至廢眠食以是病久骨立萬不容已再草一疏
馳上更乞走見相公傳達苦難情狀必得優允
放還幸之幸也某先人敝廬僅蔽風雨有田二
頃可繼饘粥一子二孫二三年間向平事畢將
黃冠白衲蕭散方外安往非適意處寧能俛首
鞠躬視眉睫聽指揮以蒼顏白髮老人尚效小
兒曹受村學究約束邪恃愛縱言及此然悽悽

無聊不堪之懷不能盡述也

奚囊齋餘卷之十九

